

游仙窟

疑古玄同題

游仙窟



魁古玄同題

月花生底書

元二〇年正月九日重買
此書記于且佳室

游仙窟今惟日本有之，是舊鈔本，藏于昌平學；題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文成者，張鷟之字；題署著字，古人亦常有，如晉常璩撰華陽國志，其一卷亦云常道將集矣。張鷟，深州陸渾人；兩唐書皆附見張薦傳，云以調露初登進士第，爲岐王府參軍，屢試皆甲科，大有文譽，調長安尉，遷鴻臚丞。證聖中，天官劉奇以爲御史；性躁下，儻蕩無檢，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訕短時政，貶嶺南，旋得內徙，終司門員外郎。順宗實錄亦謂鷟博學工文詞，七登文學科。大唐新語則云，後轉洛陽尉，故有詠燕詩，其末章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時人無不諷詠。唐書雖稱其文下筆立成，大

行一時，後進莫不傳記，日本新羅使至，必出金寶購之，而又皆爲浮豔少理致，論著亦率詆誦無疵。鷲書之傳于今者，尚有朝野僉載及龍筋鳳髓判，誠亦多詆誦浮豔之辭。游仙窟爲傳奇，又多俳調，故史志皆不載；清楊守敬作日本訪書志，始著于錄，而貶之一如唐書之言。日本則初頗珍祕，以爲異書；嘗有注，似亦唐時人作。河世寧曾取其中之詩十餘首入全唐詩逸，鮑氏刊之知不足齋叢書中；今矛盾將具印之，而全文始復歸華土。不特當時之習俗如酬對舞詠，時語如賺貼嬖嫔，可資博識；即其始以駢麗之語作傳奇，前于陳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載，亦爲治文學史者所不能廢矣。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七日，魯迅識。

遊仙窟



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

若夫積石山者，在乎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書云：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卽此山是也。

僕從汧隴，奉使河源。嗟運命之屯邅，歎鄉關之渺邈。張騫古迹，十萬里之波濤；伯禹遺蹤，二千年之坂

陁。深谷帶地，鑿穿崖岸之形，高嶺橫天，刀削岡巒之勢。煙霞子細，泉石分明，實天上之靈奇，乃人間之妙絕。目所不見，耳所不聞。

日晚途遙，馬疲人乏。行至一所，險峻非常：向上則有青壁萬尋，直下則有碧潭千仞。古老相傳云：「此是神仙窟也；人踪罕及，鳥路纔通，每有香菓瓊枝，天衣錫鉢，自然浮出，不知從何而至。」余乃端仰一心，潔齋三日。緣細葛，泝輕舟。身體若飛，精靈似夢。須臾之間，

忽至松柏巖，桃華澗：香風觸地，光彩遍天。見一女子向水側浣衣。余乃問曰：

『承聞此處有神仙之窟宅，故來祇候。山川阻隔，疲頓異常，欲殺娘子，片時停歇；賜惠交情，幸垂聽許！』

女子答曰：『兒家堂舍賤陋，供給單疎，只恐不堪，終無吝惜。』

余答曰：『下官是客，觸事卑微，但避風塵，則爲幸甚。』遂止余於門側草亭中，良久乃出。余問曰：

『此誰家舍也？』

女子答曰：『此是崔女郎之舍耳。』

余問曰：『崔女郎何人也？』

女子答曰：『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舊族。容貌似舅，潘安仁之外甥；氣調如兄，崔季珪之小妹。華容婀娜，天上無儔；玉體逶迤，人間少匹。輝輝面子，荏苒畏彈穿；細細腰支，參差疑勒斷。韓娥宋玉，見則愁生，絳樹青琴，對之羞死。千嬌百媚，造次無可比方。弱體輕

身，談之不能備盡。」

須臾之間，忽聞內裏調箏之聲；僕因詠曰：

『自隱多姿則，欺他獨自眠。故故將纖手，時時弄小絃。耳聞猶氣絕，眼見若爲憐。從渠痛不肯，人更別就天。』

片時，遣婢桂心傳語報余詩曰：『面非他舍面，心是自家心；何處關天事，辛苦漫追尋！』

余讀詩訖，舉頭門中，忽見十娘半面。余則詠曰：

「斂笑偷殘靨，含羞露半脣，一眉猶叵耐，雙眼定傷人。」
又遣婢桂心報余詩曰：「好是他家好，人非着意人，
何須漫相弄，幾許費精神！」

于時夜久更深，沉吟不睡，彷徨徙倚，無便披陳。彼
誠既有來意，此問何能不答。遂申懷抱，因以贈書曰：

「余以少娛聲色，早慕佳期，歷訪風流，遍遊天
下。彈鶴琴於蜀郡，飽見文君，吹鳳管於秦樓，熟看
弄玉。雖復贈蘭解珮，未甚關懷。合疊橫陳，何曾慚

意！昔日雙眠。恆嫌夜短，今宵獨臥，實怨更長。一種天公，兩般時節。遙聞香氣，獨傷韓壽之心，近聽琴聲，似對文君之面。向來見桂心談說十娘，天上無雙，人間有一。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燄燄橫波，翻成眼尾。纔舒兩頰，熟疑地上無華；乍出雙眉，漸覺天邊失月。能使西施掩面，百遍燒粧；南國傷心，千迴撲鏡。洛川迴雪，只堪使疊衣裳；巫峽仙雲，未敢爲擎韓履。念秋胡之眼拙；枉費黃金；念交甫之心

狂：虛當白玉。下官寓遊勝境，旅泊閑亭，忽遇神仙，不勝迷亂。芙蓉生於澗底，蓮子實深，木栖出於山頭，相思日遠。未曾飲炭，腸熱如燒，不憶吞刀，腹穿似割。無情明月，故故臨窗，多事春風，時時動帳。愁人對此，將何自堪！空懸欲斷之腸，請救臨終之命。元來不見，他自尋常；無事相逢，卻交煩惱。敢陳心素，幸願照知！若得見其光儀，豈敢論其萬一！

書達之後，十娘斂色謂桂心曰：『向來劇戲相弄，真成欲逼人。』余更又贈詩一首，其詞曰：

『今朝忽見渠姿首，不覺慙懃着心口；令人頻作許叮嚀，渠家太劇難求守。端坐剩心驚，愁來益不平。看時未必相看死，難時那許太難生。沉吟坐幽室，相思轉成疾。自恨往還疎，誰肯交遊密！夜夜空知心失眼，朝朝無便投膠漆。園裏華開不避人，閨中面子翻羞出；如今寸步阻天津，伊處留情更覓新。莫』

言長有千金面，終歸變作一抄塵。生前有日但爲樂，死後無春更著人。祇可倡伴一生意，何須負持百年身？」

少時，坐睡，則夢見十娘；驚覺，攬之，忽然空手。心中悵快，復何可論！余因詠曰：

「夢中疑是實，覺後忽非真。誠知腸欲斷，窮鬼故調人。」

十娘見詩，並不肯讀，卻欲燒却。僕即詠曰：「未必

由詩得，將詩故表憐。聞渠擲入火，定是欲相燃。」

十娘讀詩，悚息而起。匣中取鏡，箱裏拈衣。袿服盛粧，當階正履。僕又爲詩曰：

『薰香四面合，光色兩邊披。錦障劃然卷，羅帷垂半欹。紅顏雜綠黛，無處不相宜。艷色浮粧粉，含香亂口脂。鬢欺蟬鬢非成鬢，眉笑蛾眉不是眉。見許實娉婷，何處不輕盈！可憐嬌裏面，可愛語中聲。婀娜腰支細細許，曠眙眼子長長馨。巧兒舊來鐫未得，畫匠迎生摸不成。相

署未相識，傾城復傾國。迎風帔子鬱金香，照日裙裾石榴色。口上珊瑚耐拾取，頰裏芙蓉堪摘得，聞名腹肚已猖狂，見面精神更迷惑。心肝恰欲摧，踊躍不能裁。徐行步步香風散，欲語時時媚子開。靨疑織女留星去，眉似恆娥送月來。含嬌窈窕迎前出，忍笑嫵媚返卻迴。」

余遂止之曰：「既有好意，何須却入？」然後逶迤迴面，姪姪向前。十娘斂手而再拜向下官，下官亦低頭盡禮而言曰：

「向見稱揚，謂言虛假，誰知對面，却是神仙。此是神仙窟也！」

十娘曰：「向見詩篇，謂言凡俗，今逢玉貌，更勝文章。此是文章窟也！」

僕因問曰：「主人姓望何處？夫主何在？」

十娘答曰：「兒是清河崔公之末孫，適弘農楊府君之長子。既成大禮，隨父住於河西。蜀生狡猾，屢侵邊境，兄及夫主，棄筆從戎，身死寇場，斃魂莫返。兒年十七，

死守一夫；嫂年十九，誓不再醮。兄卽清河崔公之第五息，嫂卽太京公之第三女。別宅於此，積有歲年。室宇荒涼，家途翦弊。不知上客從何而至？』

僕斂容而答曰：『下官望屬南陽，住居西鄂。得黃石之靈術，控白水之餘波，在漢則七葉貂蟬，居韓則五重卿相。鳴鐘食鼎，積代衣纓。長戟高門，因脩禮樂。下官堂構不紹，家業淪潛。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孫，廣武將軍鉅鹿侯之子。不能免俗，沉跡下寮。非隱非遁，逍遙鵬鷖之

聞，非吏非俗，出入是非之境。暫因驅使，至於此間。卒爾乾煩，實爲傾仰。」

十娘問曰：「上客見任何官？」

下官答曰：「幸屬太平，恥居貧賤。前被賓貢，已入甲科；後屬搜揚，又蒙高第。奉勅授關內道小縣尉，見宛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頻繁上命，徒想報恩。馳驟下寮，不遑寧處。」

十娘曰：「少府不因行使，豈肯相過？」

下官答曰：「比不相知，闕爲參展，今日之後，不敢差違。」

十娘遂迴頭喚桂心曰：「料理中堂，將少府安置。」
下官逡巡而謝曰：「遠客卑微，此間幸甚。才非賈誼，豈敢昇堂！」

十娘答曰：「向者承聞：謂言凡客，拙爲禮貶，深覺面慚。兒意相當，事須引接。此間疎陋，未免風塵。入室不合推辭，昇堂何須進退！」遂引入中堂。

于時金臺銀闕，蔽日干雲。或似銅雀之新開，乍如靈
光之且敞。梅梁桂棟，疑飲澗之長虹，反宇雕臺，若排天
之矯鳳。水精浮柱，的皪含星；雲母飾窗，玲瓏映日。長
廊四注，爭施玳瑁之椽；高閣三重，悉用琉璃之瓦。白銀
爲壁，照曜於魚鱗，碧玉緣階，參差於雁齒。入穹崇之室
宇，步步心驚；見儻闥之門庭，看看眼矜。——遂引少府
昇階。下官答曰：

『客主之間，豈無先後？』

十娘曰：「男女之禮，自有尊卑。」

下官遷延而退曰：「向來有罪過，忘不通五嫂。」

十娘曰：「五嫂亦應自來，少府遣通，亦是周匝。」則遣桂心通，暫參屈五嫂。十娘共與少府語話片時，須臾之間，五嫂則至。羅綺繽紛，丹青晬晬。裙前麝散，髻後龍盤。珠繩絡彩衫，金薄塗丹履。余乃詠曰：

「奇異妍雅，貌特驚新。眉間月出疑爭夜，頰上華開似鬪春。細腰偏愛轉，笑臉特宜嚬。真成物外奇稀物，實

是人間斷絕人。自然能舉止，可念無比方。能令公子百重生，巧使王孫千遍死。黑雲裁兩鬢，白雪分雙齒。織成綿袖麒麟兒，刺繡裙腰鸚鵡子。觸處盡關懷，何曾有不佳！機關太雅妙，行步絕娃嫵。傍人一一丹羅襪，侍婢三三綠線鞋。黃龍透入黃金釧，白燕飛來白玉釵。」

相見既畢，五嫂曰：「少府跋涉山川，深疲道路，行途屆此，不及傷神。」

下官答曰：「僇勉王事，豈敢辭勞！」

五嫂迴頭笑向十娘曰：「朝聞烏鵲語，真成好客來。」

下官曰：「昨夜眼皮瞓，今朝見好人。」即相隨上

堂。——珠玉驚心，金銀曜眼。五彩龍鬢席，銀繡緣邊

氈；八尺象牙牀，緋綾帖薦褥。車渠等寶，俱映優曇之

花；馬瑙真珠，並貫頗梨之線。文柏楊子，俱寫豹頭；

蘭草燈心，並燒魚腦。管絃寥亮，分張北戶之間；杯

盞交橫，列坐南窗之下。各自相讓，俱不肯先坐。僕

曰：

「十娘主人，下官是客。請主人先坐。」

五嫂爲人饒劇，掩口而笑曰：「娘子既是主人母，少府須作主人公。」

下官曰：「僕是何人，敢當此事！」

十娘曰：「五嫂向來戲語，少府何須漫怕！」

下官答曰：「必其不免，只可須身當。」

五嫂笑曰：「只恐張郎不能禁此事。」衆人皆大笑。

一時俱坐。卽喚香兒取酒。俄爾中間，擎一大鉢，可受三

升已來；金鈿銅鑲，金盞銀盞，江螺海螵，竹根細眼，樹
瘰螭唇，九曲酒池，十盛飲器；觴則兕觥犀角，脰脰然置
於座中，杓則鵝項鴨頭，汎汎焉浮於酒上。遣小婢細辛酌
酒，並不肯先提。五嫂曰：

『張郎門下賤客，必不肯先提。娘子但須把取。』

十娘則斜眼佯瞋曰：『少府初到此間，五嫂會些頻頻
相弄！』

五嫂曰：『娘子把酒莫瞋，新婦更亦不敢。』

酒巡到下官，飲乃不盡。

五嫂曰：「何爲不盡？」

下官答曰：「性飲不多，恐爲顛沛。」

五嫂罵曰：「何由叵耐！女壻是婦家狗，打殺無文；但終須傾使盡，莫漫造衆諸！」

十娘謂五嫂曰：「向來正首病發耶？」

五嫂起謝曰：「新婦錯大罪過。」因迴頭熟視下官曰：「新婦細見人多矣，無如少府公者；少府公乃是仙

才，本非凡俗。」

下官起謝曰：「昔卓王之女，聞琴識相如之器量。山濤之妻，鑒壁知阮藉之賢人。誠如所言，不敢望德。」

十娘曰：「遣綠竹取琵琶彈，兄與少府公送酒。」琵琶入手，未彈中間，僕乃詠曰：

「心虛不可測，眼細強關情；迴身已入抱，不見有嬌聲。」

十娘應聲卽詠曰：「憐腸忽欲斷，憶眼已先開；渠未

相揀撥，嬌從何處來？」

下官當見此詩，心膽俱碎。下床起謝曰：「向來唯覩十娘面，如今始見十娘心，足使班婕妤扶輪，曹大家閣筆，豈可同年而語，共代而論哉！」請索筆硯，抄寫置於懷袖。抄詩訖，十娘弄曰：少府公非但詞句斷絕，亦自能書；筆似青鸞，人同白鶴。」

下官曰：「十娘非直才情，實能吟詠；誰知玉貌，恰有金聲。」

十娘曰：「兒近來患癡，聲音不徹。」下官答曰：「僕近來患手，筆墨未調。」

五嫂笑曰：「娘子不是故誇，張郎復能應答。」

十娘來語五嫂曰：「向來純當漫語，元來無次第，請五嫂爲作酒章。」

五嫂答曰：「奉命，不敢則從娘子不是賦古詩云，斷章取意。唯須得情，若不愜當，罪有科罰。」

十娘卽遵命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仇。」

次，下官曰：『南有樛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五嫂曰：『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又次，五嫂曰：『不見復關，涕泣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次，十娘曰：『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

次，下官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余不信，有如皦日。』

五嫂笑曰：『張郎心專，賦詩大有道理。俗諺曰：「心欲專，鑿石穿。」誠能思之，何遠之有！』

其時，綠竹彈箏。五嫂詠箏曰：『天生素面能留客，發意關情併在渠。莫怪向者頻聲戰，良由得伴乍心虛。』

十娘曰：五嫂詠箏，兒詠尺八：『眼多本自令渠

愛，口少由來每被侵；無事風聲徹他耳，教人氣滿自填心。」

下官又謝曰：「盡善盡美，無處不佳；此是下愚，預聞高唱。」

少時，桂心將下酒物來：東海鱸條，西山鳳脯，鹿尾鹿舌，乾魚炙魚，雁醢荇菹，鶉臠桂糝，熊掌兔脾，雉臠豺唇，百味五辛，談之不能盡，說之不能窮。

十娘曰：「少府亦應太飢。」喚桂心盛飯。

下官曰：『向來眼飽，不覺身飢。』

十娘笑曰：『莫相弄！且取雙六局來，共少府公賭酒。』

僕答曰：『下官不能賭酒，共娘子賭宿。』

十娘問曰：『若爲賭宿？』余答曰：『十娘輸籌，則共下官臥一宿；下官輸籌，則共十娘臥一宿。』

十娘笑曰：『漢騎驢則胡步行，胡步行則漢騎驢；總悉輸他便點。兒遞換作，少府公太能生。』

五嫂曰：「新婦報娘子：亦不須賭來賭去，今夜定知娘子不免。」

十娘曰：「五嫂時時漫語：浪與少府作消息。」
下官起謝曰：「元來知劇，未敢承望。」

局至；十娘引手向前，眼子盱眙，手子溫脥，一雙臂腕，切我肝腸，十箇指頭，刺人心髓。下官因詠局曰：

「眼似星初轉，眉如月欲消，先須捺後腳，然使勒前腰。」

十娘則詠曰：「勒腰須巧快，捺脚更風流，但令細眼合，人自分輸籌。」

須臾之間，有一婢名琴心——亦有姿首——到下官處；時復偷眼看，十娘欲似不快。五嫂大語瞋曰：「知足不辱，人生有限。娘子欲似皺眉，張郎不須斜眼。」

十娘佯收色瞋曰：「少府關兒何事，五嫂頻頻相惱！」

五嫂曰：「娘子向來頻盼少府，若非情想有所交通，

何因眼眇朝來頓引？」

十娘曰：『五嫂自隱心偏，兒復何曾眼引！』

五嫂曰：『娘子不能，新婦自取。』

十娘答曰：『自問少府，兒亦不知。』

五嫂遂詠曰：『新華發兩樹，分香遍一林；迎風轉細影，向日動輕陰。戲蜂時隱見，飛蝶遠追尋；承聞欲採摘，若箇動君心？』

『下官爲性貪多，欲兩華俱採。』

五嫂答曰：「暫遊雙樹下，遙見兩枝芳；向日俱翻影，迎風並散香。戲蝶扶丹萼，遊蜂入紫房；人今總摘取，各著一邊箱。」

五嫂曰：「張郎太貪生，一箭射兩垛。」

十娘則謂曰：「遮三不得一，覓兩都盧失。」

五嫂曰：「娘子莫分疎；兔入狗突裏，自來飲食，知復欲何如！」

下官卽起謝曰：「乞漿得酒，舊來神口，打兔得麋，

非意所望。」

十娘曰：「五嫂如許大人，專擬調合此事。少府謂言兒是九泉下人，明日在外談道兒一錢不直。」

下官答曰：「向來承顏色，神氣頓盡：又見清談，心膽俱碎。豈敢在外談說，妄事加諸，忝預人流，寧容如此！伏願歡樂盡情，死無所恨。」

少時，飲食俱到。薰香滿室，赤白兼前，窮海陸之珍羞，備川原之菓菜，肉則龍肝鳳髓，酒則玉醴瓊漿，城南

雀噪之禾，江上蟬鳴之稻，鷄臙雉臙，鷺醢鶉羹，榼下肥臙，荷間細鯉，鵝子鴨卵，照曜於銀盤，麟脯豹胎，紛紛綸於玉疊，熊腥純白，蟹醬純黃，鮮鱠共紅縷爭輝，冷肝與青絲亂色，蒲桃甘蔗，柿棗石榴，河東紫鹽，嶺南丹橘，嫩煌八子柰，青門五色瓜，太谷張公之梨，房陵朱仲之李，東王公之仙桂，西王母之神桃，南燕牛乳之椒，北趙鷄心之棗；千名萬種，不可具論。

下官起謝曰：「予與夫人娘子，本不相識，暫緣公

使，邂逅相遇，玉饌珍奇，非常厚重，粉身灰骨，不能酬謝。」

五嫂曰：「親則不謝，謝則不親。幸願張郎莫爲形跡。」

下官曰：「旣奉恩命，不敢辭遜。」當此之時，氣便欲絕，不覺轉眼，偷看十娘。

十娘曰：「少府莫看兒！」

五嫂曰：「還相弄！」

下官詠曰：『忽然心裏愛，不覺眼中憐，未關雙眼曲，直是寸心偏。』

十娘詠曰：『眼心非一處，心眼舊分離，直令渠眼見，誰遣報心知！』

下官詠曰：『舊來心使眼，心思眼卽傳，由心使眼見，眼亦共心憐。』

十娘詠曰：『眼心俱憶念，心眼共追尋；誰家解事眼，副著可憐心？』

於時五嫂遂向菓子上作機警曰：「但問意如何，相知不在棗。」

十娘曰：「兒今正意密，不忍卽分梨。」

下官曰：「忽遇深恩，一生有杏。」

五嫂曰：「當此之時，誰能忍棗！」

十娘曰：「暫借少府刀子割梨。」

下官詠刀子曰：「自憐膠漆重，相思意不窮；可惜尖頭物，終日在皮中。」

十娘詠韜曰：「數捺皮應緩，頻磨快轉多；渠今拔出後，空韜欲如何！」

五嫂曰：「向來漸漸入深也。」卽索碁局，共少府賭酒。下官得勝。

五嫂曰：「圍碁出於智慧，張郎亦復太能。」

下官曰：「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且休却。」五嫂曰：「何爲卽休？」僕詠曰：

「向來知道徑，生平不忍欺，但令守行跡，何用數圍

碁！』

五嫂詠曰：『娘子爲性好圍碁，逢人剩戲不尋思；氣欲斷絕先挑眼，旣得連罷卽須遲。』

十娘見五嫂頻弄，佯瞋不笑。余詠曰：

『千金此處有，一笑待渠爲；不望全露齒，請爲暫頻眉。』

十娘詠曰：『雙眉碎客膽，兩眼判君心，誰能用一笑，賤價買千金。』

當時有一破銅熨斗在於床側，十娘忽詠曰：「舊來心肚熱，無端強熨他，卽今形勢冷，誰肯重相磨！」

僕詠曰：「若冷頭面在，生平不熨空，卽今雖冷惡，人自覓殘銅。」衆人皆笑。

十娘喚香兒爲少府設樂，金石並奏，簫管間響：蘇合彈琵琶，綠竹吹箏篥，仙人鼓瑟，玉女吹笙。玄鶴俯而聽琴，白魚躍而應節。清音叨眇，片時則梁上塵飛，雅韻鏗鏘，卒爾則天邊雪落；一時忘味，孔丘留滯不虛，三日繞

梁，韓娥餘音是實。

十娘曰：『少府稀來，豈不盡樂！五嫂大能作舞，且勸作一曲。』亦不辭憚。遂卽逶迤而起，婀娜徐行。蟲蛆面子，妬殺陽城。蠶賊容儀，迷傷下蔡。舉手頓足，雅合宮商，顧後窺前，深知曲節。欲似蟠龍婉轉，野鵲低昂。迴面則日照蓮花，翻身則風吹弱柳。斜眉盜盼，異種嬌姑，緩步急行，窮奇造鑿。羅衣耀耀，似彩鳳之翔雲，錦袖紛披，若青鸞之映水。千嬌眼子，天上失其流星，一擲

腰支，洛浦愧其迴雪。光前艷後，難遇難逢，進退去來，希聞希見。兩人俱起舞，共勸下官。

下官遂作而謝曰：『滄海之中難爲水，霹靂之後難爲雷；不敢推辭，定爲醜拙。』遂起起舞。桂心嗟嗟然低頭而笑。

十娘問曰：「笑何事？」

桂心曰「笑兒等能作音聲。」

十娘曰：「何處有能？」

答曰：「若其不能，何因百獸率舞？」

下官笑曰：「不是百獸率舞，乃是鳳凰來儀。」一時大笑。

五嫂謂桂心曰：「莫令曲誤！張郎頻顧。」

桂心曰：「不辭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下官曰：「路逢西施，何必須識！」遂舞，著詞曰：

「從來巡遶四邊，忽逢兩箇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頰中旱地生蓮，千看千處嫵媚，萬看萬種嬾妍，今宵若其不

得，剡命過與黃泉。」又一時大笑。

舞畢；因謝曰：「僕實庸才，得陪清賞，賜垂音樂，慚荷不勝。」

十娘詠曰：「得意似鴛鴦，乖情若胡越，不向君邊盡，更知何處歇！」

十娘曰：「兒等並無可收採，少府公云『冬天出柳，旱地生蓮』，總是相弄也。」

下官答曰：「十娘面上非春，翻生柳葉。」

十娘應聲答曰：「少府頭中有水，那不生蓮華？」

下官笑曰：「十娘機警，異同著便。」

十娘答曰：「得便不能與，明年知有何處？」

于時硯在床頭，下官詠筆硯曰：「擢毛任便點，愛色轉須磨，所以研難竟，良由水太多。」

十娘忽見鴨頭鑑子，因詠曰：「觜長非爲嚙，項曲不由攀，但令脚直上，他自眼雙翻。」

五嫂曰：「向來大大不遜，漸漸深入也。」

于時乃有雙燕子，梁間相逐飛。僕因詠曰：「雙燕子，聯翩幾萬迴，強知人是客，方便惱他來。」

十娘詠曰：「雙燕子，可事風流，卽令人得伴，更亦不相求。」

酒巡到十娘，僕詠酒杓子曰：「尾動惟須急，頭低則不平，渠今合把爵，深淺任君情。」

十娘卽詠蓋曰：「發初先向口，欲竟漸昇頭；從君中道歎，到底卽須休。」

下官翕然起謝曰：「十娘詞句，事盡入神；乃是天生，不關人學。」

五嫂曰：「張郎新到，無可散情，且遊後園，暫釋懷抱。」

其時園內：新萼萬株，含春吐綠，叢花四照，散葉翻紅，激石鳴泉，流巖鑿磴；無冬無夏，嬌鶯亂於錦枝，非古非今，花魴躍於銀池；婀娜蓊茸，清冷颺颺；鵝鴨分飛，芙蓉間出；大竹小竹，誇渭南之千畝，花含花開，笑

河陽之一縣；青青岸柳，絲條拂於武昌，赫赫山楊，箭幹稠於董澤。僕乃詠花曰：

『風吹遍樹紫，日照滿池丹，若爲交暫折，擎就掌中看。』

十娘詠曰：『映水俱知笑，成蹊竟不言，卽今無自在，高下任渠攀。』

下官卽起謝曰：『君子不出遊言，不勝娘子恩深。請五嫂等各製一篇。』下官詠曰：『昔時過小苑，今朝戲後

園，兩歲梅花匝，三春柳色繁；水明魚影靜，林翠鳥歌喧，何須杏樹嶺，卽是桃花源。」

十娘詠曰：『梅蹊命道士，桃澗佇神仙，舊魚成大斂，新龜類小錢；水湄唯見柳，池曲且生蓮，欲知賞心處，桃花落眼前。』

五嫂詠曰：『極目遊芳苑，相將對花林，露淨山光出，池鮮樹影沉；落花時泛酒，歌鳥惑鳴琴，是時日將夕，攜樽就樹陰。』

當時，樹上忽有一李子落下官懷中。下官詠曰：「問李樹：如何意不同，應來主手裏，翻入客懷中？」五嫂卽報詩曰：「李樹子，元來不是偏，巧知娘子意，擲菓到渠邊。」

于時忽有一蜂子飛上十娘面上。十娘詠曰：「問蜂子：蜂子太無情，飛來蹈人面，欲似意相輕？」下官代蜂子答曰：「觸處尋芳樹，都盧少物花，試從香處覓，正值可憐花。」衆人皆拊掌而笑。

其時，園中忽有一雉，下官命弓箭射之：應弦而倒。

五嫂笑曰：「張郎才器，乃是曹植天然，今見武功，又復子南夫也。今共娘子相配，天下惟有兩人耳。」

十娘因見射雉，詠曰：「大夫巡麥隴，處子習桑間，若非由一箭，誰能爲解顏！」

僕答曰：「心緒恰相當，誰能護短長，一床無兩好，半醜亦何妨。」

五嫂曰：「張郎射長垛如何？」

僕答曰：『且得不闕事而已。』遂射之；三發皆遠遮齊，衆人稱好。

十娘詠弓曰：『平生好須弩，得挽卽低頭，聞君把提快，更乞五三籌。』下官答曰：『縮榦全不到，擡頭則大過，若令臍下入，百放故籌多。』

于時：日落西淵，月臨東渚。五嫂曰：『向來調謔，無處不佳，時旣曠黃，且還房室，庶張郎共娘子安置。』

十娘曰：『人生相見，且論杯酒，房中小小，何暇忽

忽！一遂引少府向十娘臥處：屏風十二扇，畫障五三張，兩頭安綵幔，四角垂香囊；檳榔豈蔻子，蘇合綠沉香。織文安枕席，亂彩疊衣箱；相隨入房裏，縱橫照羅綺。蓮花起鏡臺，翡翠生金履；帳口銀虺裝，牀頭玉師子，十重蜚駟氈，八疊鴛鴦被；數箇袍袴，異種妖嬈；姿質天生有，風流本性饒；紅衫窄裏小擗臂，綠袜貼亂細纏腰；時將帛子拂，還捉和香燒；妍華天性足，由來能裝束；斂笑正金釵，含嬌累繡褥；梁家妄稱梳髮緩，京兆何曾畫眉曲。

十娘因在後，沉吟久不來。余問五嫂曰：「十娘何處去，應有別人邀？」

五嫂曰：「女人羞自嫁，方便待渠招。」言語未畢，十娘則到。

僕問曰：「旦來披霧，香處尋花，忽遇狂風，蓮中失藕；十娘何處漫行來？」

十娘迴頭笑曰：「星留織女，遂處人間；月待姮娥，暫歸天上。少府何須苦相怪！」

於時兩人對坐，未敢相觸，夜深情急透死忘生。僕乃詠曰：『千看千意密，一見一憐深，但當把手子，寸斬亦甘心。』

十娘斂色却行。五嫂詠曰：『他家解事在，未肯輒相瞋，徑須剛捉著，遮莫造精神。』

余時把著手子，忍心不得。又詠曰：『千思千腸熱，一念一心焦，若爲求守得，暫借可憐腰。』

十娘又不肯，余捉手挽，兩人爭力。五嫂詠曰：『巧

將衣障口，能用被遮身，定知心肯在，方便強邀人。」

十娘失聲成笑，婉轉入懷中。當時腹裏癡狂，心中沸亂。又詠曰：『腰支一遇勒，心中百處傷，若爲得口子，餘事不承望。』

十娘嘆詠曰：『手子從君把，腰支亦任迴，人家不中物，漸漸逼他來。』

十娘曰：『雖作拒張，又不免輸他口子。』

口子鬱郁，鼻似薰穿，舌子芬芳，頰疑鑽破。

五嫂詠曰：「自隱風流到，人前法用多，計時應拒得，佯作不禁他。」

十娘曰：「昔日亦曾經弄他，今朝并復隨他弄。」

下官起，諮請曰：「十娘有一思事，亦擬申論，猶自不敢卽道，請五嫂處分。」

五嫂曰：「但道！不須避諱。」

余因詠曰：「藥草俱嘗遍，並悉不相宜，惟須一箇物，不道亦應知。」

十娘答詠曰：「素手曾經捉，纖腰又被將，卽今輸口
子，餘事可平章。」

下官頓首而答曰：「向來惶惑，實畏參差；十娘憐愍
客人，存其死命，可謂白骨再肉，枯樹重花。伏地叩頭，
慙慙死罪。」

五嫂因起謝曰：「新婦曾聞：線因針而達，不因針而
繹；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新婦向來專心爲勾當，已
後之事不敢預知；娘子安穩，新婦向房臥去也。」

於時夜久更深，情急意密。魚燈四面照，蠟燭兩邊明。十娘卽喚桂心，并呼芍藥，與少府脫鞵履，疊袍衣，閣幃頭，掛腰帶。然後自與十娘施綾被，解羅裙，脫紅衫，去綠抹。花容滿面，香風裂鼻。心去無人制，情來不自禁。插手紅禪，交腳翠被。兩唇對口，一臂支頭，拍擲奶房間，摩挲髀子上，一嚙一快意，一勒一傷心，鼻裏淩瀟，心中結繚；少時眼華耳熱，脉脹筋舒，始知難逢難見，可貴可重。俄頃中間，數迴相接。誰知可憎病鵲，夜

半驚人，薄媚狂鷄，三更唱曉，遂則被衣對坐，泣淚相看。下官拭淚而言曰：

『所恨別易會難，去留乖隔，王事有限，不敢稽停；每一尋思，痛深骨髓。』

十娘曰：『兒與少府，平生未展，邂逅新交，未盡歡娛，忽嗟別離，人生聚散，知復如何！』因詠曰：

『元來不相識，判自斷知聞，天公強多事，今遣若爲分！』

僕乃詠曰：「積愁腸已斷，懸望眼應穿，今宵莫閉戶，夢裏向渠邊。」

少時，天曉已後，兩人俱泣，心中哽咽，不能自勝。侍婢數人，並皆獻歎，不能仰視。五嫂曰：

「有同必異，自昔攸然；樂盡哀生，古來常事。願娘子稍自割捨。」下官乃將衣袖與娘子拭淚。十娘乃作別詩曰：「別時終是別，春心不值春，羞見孤鸞影，悲看一騎塵；翠柳開眉色，紅桃亂臉新，此時君不在，嬌鶯弄殺

人。』

五嫂詠曰：『此時經一去，誰知隔幾年！雙鳧傷別緒，獨鶴慘離絃；怨起移醒後，愁生落醉前；若使人心密，莫惜馬蹄穿。』

下官詠曰：『忽然聞道別，愁來不自禁，眼下千行淚，腸懸一寸心；兩劍俄分匣，雙鳧忽異林，慙慙惜玉體，勿使外人侵。』

十娘小名『瓊英』，下官因詠曰：『卞和山未斲，羊

雍地不耕，自憐無玉子，何日見瓊英？」

十娘應聲詠曰：「鳳錦行須贈，龍梭久絕聲，自恨無機杼，何日見文成？」

下官瞿然，破然成笑。遂喚奴曲琴，取「相思枕」，留與十娘以爲記念。因詠曰：「南國傳椰子，東家賦石榴；聊將代左腕，長夜枕渠頭。」

十娘報以雙履，報詩曰：「雙屨乍失伴，兩燕還相屬，聊以當兒心，竟日承君足。」

下官又遣曲琴取『揚州青銅鏡』，留與十娘。并贈詩曰：『仙人好負局，隱士屢潛觀，映水菱光散，臨風竹影寒；月下時驚鵲，池邊獨舞鸞，若道人心變，從渠照膽看。』

十娘又贈手中扇，詠曰：『合歡遊壁水，同心侍華闌，颯颯似朝風，團團如夜月，鸞姿侵霧起，鶴影排空發，希君掌中握，勿使恩情歇！』

下官辭謝訖，因遣左右取『益州新樣錦』一疋，直奉

五嫂；因贈詩曰：『今留片子信，可以贈佳期，裁爲八幅被，時復一相思。』

五嫂遂抽金釵送張郎，卽報詠曰：『兒今贈君別，情知後會難，莫言釵意小，可以掛渠冠。』

更取『滑州小綾子』一疋，留與桂心香兒數人共分。桂心已下，或脫銀釵，落金釧，解帛子，施羅巾，皆白送張郎曰：『好去。若因行李，時復相過。』香兒因詠曰：『大夫存行跡，慙慙爲數來，莫作浮萍草，逐浪不知』

迴！」

下官拭淚而言曰：「犬馬何識，尙解傷離，鳥獸無情，由知怨別；心非木石，豈忘深恩！」

十娘報詠曰：「他道愁勝死，兒言死勝愁，愁來百處痛，死去一時休。」

又詠曰：「他道愁勝死，兒言死勝愁，日夜懸心憶，知隔幾年秋！」

下官詠曰：「人去悠悠隔兩天，未審迢迢度幾年？縱

使身遊萬里外，終歸意在十娘邊。」

十娘詠曰：『天崖地角知何處，玉體紅顏難再遇！但令翹羽爲人生，會些高飛共君去。』

下官不忍相着，忽把十娘手子而別。可行至二三里，迴頭看數人，猶在舊處立。余時漸漸去遠，聲沉影滅，顧瞻不見，惻愴而去。

行至山口，浮舟而過，夜耿耿而不寐，心兢兢而靡託，旣悵悵於啼援，又悽傷於別鵠。飲氣吞聲，天道人

情，有別必怨，有怨必盈。去日一何短，來宵一何長！比目絕對，雙鳧失伴，日日衣寬，朝朝帶緩，口上唇裂，胸間氣滿，淚臉千行，愁腸寸斷。端坐橫琴，涕血流襟，千思競起，百慮交侵，獨嚔眉而永結，空抱膝而長吟，望神仙兮不可見，普天地兮知余心，思神仙兮不可得，覓十娘兮斷知聞，欲聞此兮腸亦亂，更見此兮惱余心。

附 錄

夜讀抄

豈明

閱日本幸田露伴著蝸牛庵夜譚，第一篇是講中國小說游仙窟的，這是唐朝張文成所作，在中國久已亡失，但在日本尚有傳本，也是小說史上一種重要的材料，古小說中一種有趣的作品。川島君把牠整理標點，不久就將出版，這點研究資料他或者也是要，所以便將幸田的文章鈔譯如下：——這大抵是說游仙窟與日本文學的關係的，至於

考訂作者生活的一部分，因為不過是普通的話，所以不再抄錄了。

日本最古的小說是竹取物語（砍竹老人的故事），傳入日本最古的小說是游仙窟了。竹取物語的時代未能確定，大抵是在醍醐天皇延喜年間（901—923）罷，有人說這是和名類聚抄的作者源順（Minamoto no Shirayuki 912—983）所寫，這種傳說雖然爲後人所駁正，但是他與游仙窟的關係却很是的確而且密切。游仙窟傳入日本或者就在張

文成生存的時候，現在只據可考的年月來說，通行本上文章生煥房序內有一句曰，

「嵯峨天皇書卷之中，撰得游仙窟。」可見在嵯峨天皇弘仁年間（810—823）即唐憲宗元和時早已流入日本了。源順承醴醐天皇第四公主勤子內親王之命，編纂和名類聚抄二十卷，成書時代大約當在朱雀天皇承平年間（931—938），係一種分類字典，全用漢字所書，所引書有爾雅，說文，唐韻，兼名苑，辨色立成，楊氏漢語鈔，四聲字苑，

玉篇，本草等，又有詩，禮，史，漢，以及白虎通，山海經之類，而游仙窟亦引用在內。可見游仙窟對於當時社會與源順個人的影響之大了。今列舉所引之文如下：

(1) 鬼魅類第十七 窮鬼 游仙窟云窮鬼 師說伊岐須太萬 (游仙窟第十三葉，「夢中疑是實：覺後忽非真，誠知腸欲斷，窮鬼故調人。」)

(2) 老幼類第十九 古老 游仙窟云古老 和名於岐那比止 (游仙窟第二葉，「古老相傳云。」)

(3) 頭面類第三十 顏面 游仙窟云面子 師說加保
波世一云加保豆岐 (游仙窟第四葉，「輝輝面子，荏苒
畏彈穿。」)

(4) 耳目類第三十一 眼皮 游仙窟云眼皮 師說萬
比岐一說萬奈古井 (游仙窟第二十四葉，「下官，昨
夜眼皮瞞，今朝見好人。」)

(5) 同 眦 游仙窟云眼尾 師說萬奈之利 (游仙
窟第九葉，「燄燄橫波，翻成眼尾。」)

(6) 身體類第三十四 腰 遊仙窟云細細腰支 師說古之波勢 (遊仙窟第五十葉，「細細腰支，差疑勒斷。」)

(7) 手足類第三十八 手子 遊仙窟云手子 師說太奈須惠 (遊仙窟第三十二葉，「手子臙脂。」)

(8) 坐臥具第百八十八 牙牀 遊仙窟云六尺象牙牀 楊氏漢語抄云牙牀久禮度古 (遊仙窟第二十四葉，八尺象牙牀，緋綾帖薦褥。」)

(9) 同 筵 遊仙窟云五綵龍鬚筵 (遊仙窟第二十

四葉，「五彩龍鬚席。」

(10) 魚鳥類第二百十一 魚條 遊仙窟云東海鰐條

(遊仙窟第三十葉)

(11) 同 雉脯 遊仙窟云西山鳳脯 (遊仙窟第三十

葉，「西山鳳脯。」)

(12) 羽族類第二百三十二 驪 遊仙窟云雉驪 (遊

仙窟第三十一葉，「雉驪豺唇。」)

(13) 龍魚類第二百三十六 鰩 遊仙窟云東海鰩條

(見前)

(14)漆器類第二百一疊子 遊仙窟云麟脯豹胎紛綸

於玉疊 (遊仙窟第三十五葉)

藤原公任 (965—1041) 編和漢朗詠集贈其女壻，下卷第三十八葉妓女部中選錄一聯云：

「容貌似舅，潘安仁之外甥；氣調如兄，崔季珪之小妹。」這實係遊仙窟第四葉女子所說的話，其後藤原基俊 (1055—?) 編新撰朗詠集，下卷第四十二葉戀之部中也有
一聯云：

「可憎病鵲，夜半驚人；薄媚狂鷄，三更唱曉。」案此係遊仙窟第五十四葉之文。

萬葉集成於八世紀中，爲日本最古之歌集，其中有許多篇，文情與遊仙窟極相似。如大伴家持（？—815）贈坂上大嬢歌十五首（萬葉集卷四），第一首云，

「夢之相者苦有家里覺而搔探友手二毛不所觸者」

（大意云，夢中相見，至爲苦惱，驚醒摸索，手無所觸。）這與遊仙窟第十三葉所云，「少時坐睡，則夢見十

娘，驚覺攬之，忽然空手，心中悵快，復何可論，「不但用意相同，即用語亦復相似。又第二首云，

「一重耳妹之將結帶乎尙三重可結吾身者成」（大意云，阿妹繫帶，才及一圍，今在吾身，已可三匝。）此與遊仙窟第六十三葉所云，「比目絕對，雙鳧失伴，日日衣寬，朝朝帶緩，」亦相近似。第四首云，

「暮去者屋開設而吾將待夢爾相見二將來云比登乎」（大意云，薄暮我將開門相待，待來夢中相見的人。——

或應譯爲「待那個說來夢中相見的人」。遊仙窟第五十五葉亦云，「積愁腸已斷，懸望眼應穿，今宵莫閉戶，夢裏向渠邊。」又第五十首云，

「夜之穗杼呂出都追來良久遍多數者吾胸截燒如」（大意云，黎明握別，比益難堪，痛切胸懷，如燒似割。）遊仙窟第十一葉云，「未曾飲炭，腹熱如燒，不憶吞刀，腸穿似割。」兩相比較，不能說全是暗合，故謹厚的批評家如契沖阿蘭梨，也說此數章歌詞蓋本於遊仙窟云。家持之

前更有詩人山上憶良（660—733），著有沈疴自哀文一篇，收在萬葉集中，文係憶良末年所作，正當唐開元二十一年，其中有云：

「遊仙窟云，九泉下人，一錢不值，」與任徵君（昉），抱朴子，孔子的話雜引在一起。遊仙窟第三十四葉云，「十娘曰，五嫂如許大人，專擬和合此事，少府謂言，兒是九泉下人，明日在外談道兒，一錢不值，」即爲上文出處。據山上所引看來，遊仙窟對於日本古代文人的

影響之大，更是明白，而傳入日本的時代也要比延喜更提一百年了。

自山上憶良至藤原基俊，這其間約四百多年，遊仙窟爲文人社會所愛誦，至十二世紀中有唐物語出現，又講起遊仙窟的本事，但是說得似乎實在而又無稽，因爲牠說是張文成思慕武則天而作的。唐物語不知是誰的著作，相傳有西行法師（1125—1190）手抄本，大約成書在中國北宋之交罷？其第九章記張文成的事，大意如下：（用文言譯

述，略保存原書的風味。）

「昔有張文成者，姿容清媚，好色多情，視舉世女子，無當其意者。時適有皇后，儀態萬方，華貴無匹，生見之恨無由通，憂鬱沈思，不復有生人之趣。……流淚成血，無袂可掩，而唐國舊習，事如外泄，雖大臣公卿立喪性命，以此不復再見，后縱亦有情，唯雲梯常斷，問訊無由，生見織女一年一度之會，且不勝其歆羨，背人掩泣，無有已時。顧平時不現於詞色，人亦無存問者，唯惆悵度

歲月，終乃爲文以進於后。詩曰：（案，本係和歌，今譯爲絕句。）

年年空悵望，

此恨少人知。

化作泥中絮，

相逢詎有期。

其文名曰遊仙窟，流傳我國。后每讀此文，輒不勝悵惘。此后即唐高宗之后，則天皇后是也。」

唐物語雖係小說，但並非全是捏空搗鬼之談，所記大抵皆有所本，全書凡二十七章，第一章係根據晉書王子猷傳，第二章出於白氏文集琵琶行，第三章則以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之文爲本，其出處不明者只有張文成這一篇與第二十七章雪雪的故事而已。因此頗令人猜想所記張武之事未必出於捏造，太約也有所根據，雖然在記載上別無可攷，或者當時有此傳說，所以有人記下來的罷？但此外也還有書，記錄着同樣的傳聞，如平康賴所著的寶物集是。康賴

於治承元年（1177）因討平清盛失敗，流竄鬼界島，三年後攻還，出家改名性照，著寶物集，以顯揚佛教，成書當在治承年間（1177—1188），書共七卷。其卷四中有云，

「則天皇后者，高宗之后也，遇好色者張文成，得遊仙窟之文。所謂可憎病鵲，夜半驚人，即指當時之事也。」

唐物語說張文成只是戀慕武后，寶物集則說是已經成就，而遊仙窟一書也由空發牢騷而變爲實錄回憶了。但是

在事實上這件張武的戀愛公案似乎是沒有的，或者當時（只在日本？）有這種傳說，那也似是事實。至於傳說的來源，幸田推想以爲或由於蓮花六郎兄弟事迹之傳說，蓋因易之昌宗也是姓張，又二人的父親名叫張行成，與張文成相近，而文成適有遊仙窟一書，講仙窟歡會的故事，後人便牽在一起，硬說張文成是武后的情人了。

遊仙窟有註一卷，無撰人名字，幸田以爲是唐時中國人所註，雖然註中有引埤雅語，疑係後人竄入。這或者也

有道理，唯中國向來這類書是沒有人做註的，而且遊仙窟上文章生英房序內說，從嵯峨天皇遺物中找出遊仙窟來，無人能解云云，可見原來未必有註。英房的序中所說，有些也是謠話，如訪人傳授讀法之類，但原本無註恐怕是不錯的，那個註本我想是那時日本人所做，只是我手邊沒有這書，所以現在也只空說罷了。

校點者 川 島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一九二九年二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三月再版

遊仙窟一冊實價四角

282

1123-5

